

三  
經  
詳

本（續49期）是全書  
卷之二十一

1. 宋明儒學與佛教

酒益大仰之不厭完

聖嚴著

在漢代唯我獨尊的儒家學說，經隋、唐五代受佛教影響之後，思想上漸次有所變化，及至宋代，儒家接納了佛教的「如來藏思想」，形成所謂「理學」的新思想。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，以著『太極圖說』的周敦頤（濂溪·一〇一七——一〇七三），及其門人有程顥（明道一〇三二——一〇八五）、程頤（伊川·一〇三三——一一〇七）兄弟。一世紀後，繼承伊川派的有朱熹（晦

庵·一二三〇——二二〇〇）；明道派的有陸九淵（象山·一三九十一一九二）。明代，白沙派的陳獻章（石齋·一四二八——一五〇〇），繼承了朱熹的學風，姚江學派的王守仁（陽明·一四七二——一五二九），則繼承陸九淵的學風，成爲程朱派與陸王派的儒家兩學派的主流。

明代的儒學思想，雖與宋代有所不同，但顯然是由宋儒理學基礎上發展而來，《宋史》卷第四二七「道學傳」一：「宋中葉，周敦頤出於金陵，乃得聖賢不傳之學，作太極圖說、通書，推明陰陽五行之理，命於天而性於人者，瞭若指掌。」（台灣藝文印書館《宋史》五一九四A）

從周敦頤之《太極圖說》、《通書》問世後，對於宇宙觀的「天理」，人生觀的「人性」，綜合理念稱為「性理」的哲學本體論。同書又說：

宋明理學，顯然已將佛教教理攝入而鎔合於儒家思想之中，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，和外來的佛教思想交流的結果。儒家思想，具有倫理學的傳統基礎，符合中國社會的道德標準！但有關個人的業惑煩惱，孔孟的學說，却無法得到完滿的答案！佛教是具有哲學思想的宗教，可以補助儒家之不足；解答各種人生問題，尤其中國佛教人材輩出，如天台智者、嘉祥吉藏、賢首法藏、玄奘、窺基等，都是佛教的大宗師。而同期的儒教，却未見有何傑出的人物，在中唐時代，雖有散文家的韓愈著『反佛論』，但理

「仁宗明道初年，程顥及弟顤生，及長，乃擴大其所聞，表章大學、中庸二篇，與論、孟並行！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古；下至初學入德之門，融會貫通無復餘蘊。」

論基礎十分脆弱！及貶潮州，被大顥禪師駁得體無完膚，這是佛儒間短兵相接的一場論戰。周敦頤曾詩記其事：「退之自謂如夫子，原道深排佛道非，不識大顥何似者，三書珍重更留衣。」

『中庸』『大學』所述的「率性」「明德」演說至「性理」的本體論，完成宋明理學的體系。程頤的學風，由朱熹繼而發揮，但朱氏却是佛教的反對論者，在『朱子語類』卷第一百二十六說：

「當初佛學只是說，無存養工夫，至唐六祖，始教人存養工夫。當初學者，亦只是說，不會就身上做工夫，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。」

朱熹雖強調宋儒的優勝，但細察朱氏的論調，無形中證明程伊川的學風，即淵源於禪宗精神是很明顯的。關於朱熹的學風，

『宋史』「道學傳」一（台灣藝文影印『宋史』五一九四B）

「迄宋南渡，新安朱熹，得程氏正傳，其學加親切焉！大抵

以格物致知爲先，明善誠身爲要。」

上述的「格物致知」「明善誠身」兩原則，即朱熹學說的中

心思想，換言之：物性與人性，乃宇宙人生的本來面目，且由宇

宙現象與人生事象的觀察分析，才能得證悟的境界，所謂「天地萬物，合一於自我身心」。然「格物致知」乃大學的成語，而朱熹的演變解釋，也許就是承襲了佛教禪觀的實踐論而來？關於這種論調，柳治徵氏說（『中國文化史』二一九——二二〇頁·正中書局·民國三十七年版）：

「蓋宋之大儒，皆嘗從靜養中作工夫，故其所見所證，確然有以見萬物一體，而有無朕無形，萬化自具之妙！故或說性卽理；或說天卽理。」

所謂「靜養」，即屬佛教禪觀，因依禪觀實踐，能入於三昧，得身心統一的狀態，能感應「無人無我，萬物一體」。這在中國哲學本體論，『二程全書』及『朱子中庸註』的「性卽理」，及『朱子論語註』的「天卽理」之理學思想的表現！

又關於陸九淵的思想，在『象山語錄』說：

「大凡爲學，須要所立。『論語』云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，乃爲有立。」

更在『宋元學案』「象山學案」條說：

「宇宙內事，乃己份內事，已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」

即不流俗世間的習慣，以成就聖賢爲目標，作爲學問的基礎

。且對於宇宙的全體，攝持爲自己之分內，換言之：自己就是等於宇宙全體的平等性觀。陸九淵的如是超越四維上下之空間，與古往今來之時間立場的人間思想，《宋史》卷第四百三十四「儒林列傳」之四說（台灣藝文影印『宋史』五二七七A B）

「東海有聖人出焉！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至西海、南海、北海有聖人出，亦莫不然。千百世之上，有聖人出焉！此心同也、此理同也。至於千百世之下，有聖人出，此心此理，亦無不同也。」

陸氏可以說是援用佛教之非排斥主義，但程伊川與朱晦庵的態度，却是吸收佛教的要諦而逆襲佛教的唱反調，兩者相比，陸象山的柔和文雅，頗近似佛教的精神，故旭大師，曾引用陸氏的名言不少！（參照：「示夏蓋氏」·『宗論』二十四——四、「示馬大昭」法語·『宗論』二十五——九）

## 2. 旭大師的少年期與明末理學

明初的儒家，可以說是繼承程朱學派的延長，因當時的科舉制度，受程朱學派的影響，從永樂年間起，以「三大全書」，即『周易大全』二十四卷、『四書大全』三十六卷、『性理大全』七十卷編成爲試題的基準，故雖至明末，程朱派的餘勢仍在，如現存旭大師著作中的『周易禪解』、『四書萬益解』、『性學開蒙』三書，就是受前三大全書的影響而作的。

蓋在神宗萬曆年間後期，所發生的著名東林黨爭，值得注目。因該學派的多數人，都是由陽明學派轉而親近程朱思想。東林書院所在地——無錫，亦即旭大師的故鄉，而東林學派的代表者顧憲成（一五五〇——一六一二）、高攀龍（一五六二——一六二六）都是無錫人，又爲紀念楊時（程伊川的門人）的「龜山祠」也是在無錫。誕生於江蘇省太湖南濱木瀆縣的旭大師，從少而耳濡目染程朱學派的思想，乃屬自然而然的事。

2. 「惠應寺放生蓮社序」（『宗論』六一三——六頁）

「余少時，亦拘虛於程朱。」

1. 「示范明啓」法語（『宗論』二一一——二頁）

「宇宙內事，乃己份內事，已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」

「余昔拘虛程朱之學。」

### 3. 「八不道人傳」（『宗論』卷首一頁）

「十二歲，就外傳，聞聖學，即千古自任，誓滅釋老，開葷酒，作論數十篇，闢異端，夢與孔顏晤言。」

旭大師十二歲，就讀儒書，聞承續千古道脈「居敬慎獨之功」「致知格物之要」（參照『宗論』五十一—一三）此思想吻合程朱學派的學者劉宗周（一五七八—一六四五）之『格致大學古記的義』的「其要旨歸於慎獨，此格物之真下手處」的主張！然當時的旭大師，雖知科舉之道，但無出仕之念，因他深具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」（『宗論』五十一—一三）的理想，

這種高風，與東林學派顧憲成的主張相呼應①，也許旭大師之少年時代的業師，就是東林書院，或劉宗周的證人書院中的優秀學者？當時明末科舉制度，極為腐敗，雖是及格，也都是無知無能的庸輩居多，因當時的讀書人，雖關懷政治，但多數無意於做官！旭大師少年時代的觀念，即屬此類。

註：①『國史大綱』（台灣商務印書館）錢穆著，下冊五八

三。顧憲成條「念頭不在世道上，即有他義，君子不齒。」

### 3. 旭大師思想與陽明學

有關旭大師與陽明學派，在日人荒木見悟氏著『明代思想研究』第十二章①論述：旭大師的「現前一念心」哲學思想，是承自陽明學的「良知心學」啓示而來，荒木氏這種的見解，雖屬有趣，但著者却不能贊同此說，這留在第五章敘述。

所謂陽明學，乃由宋儒進化的新學派，且是揚棄程朱的色彩，而攝納禪宗，揉合如來藏思想與儒家理念的一種新思潮。其基本是：同一步調於政府提倡的心學與科舉制度，掃除程朱學派的反佛論，換言之：能代表明儒的特色，就是陽明學派的學風，他們善能應對佛教學者，在穩靜氣氛中，強調儒佛同源的相互感應，且有時也邀請高僧宣講佛典奧義，如旭大師也被請於陽明學派的普德講堂，講過『法華經』②。所謂普德講堂，是屬如何的性

質，在旭大師文獻中未具記載。然明末佛教道場，尚未見獨立而署講堂的先例，但明末陽明學派的講會，却偏於全國却是事實，且冠名爲講堂、世廟、精舍等，故將普德講堂，認爲是陽明學派的講道會所，也許沒錯！

上舉，旭大師與陽明學派間的親密可知！但另一方面，對於宋儒程朱思想，旭大師曾多作反論。如：

①『寄萬韞玉』書簡說（『宗論』五十一—二頁）：

「貴地久乏熏聞，圃聞見，儻宋儒陳腐見識，一毫未淨，未可深談佛法。」

②『示沈驚伯』法語（『宗論』二十一—二）：

「且就倫常指點，五乘格之，僅屬人乘，間露極談，終不彰著。復被宋儒知見覆蔽，遂使道脈湮埋。」

③『示范明啓』法語（『宗論』二十一—三）：

「三寶深理，非庸儒所知！大智丈夫，乃能諦信。余少時亦拘虛於程朱，後廣讀內典，稍窺涯畔，莫窮源底。」

④『示郭大爵』法語（『宗論』二十一—四—五）：

「宋儒循行數墨之輩，索隱立異，皆非孔子所謂學也。」

（朱）晦庵早富著述，晚乃欲追泯之不可得。」

所謂宋儒，即指程頤與朱熹學派。如前述，程朱學風的基本是排佛揚儒，認爲佛教屬逃世、厭世說，且無視現實社會的人間福祉，及人倫道德，唯以解脫爲旨歸。反之，強調儒教乃重視人間福祉、人倫道德，尤其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等倫常大事，主張和樂安平的人間社會。實際的說：宋儒所見中國佛教的消極逃世現象，唯針對出家僧伽的山林寺院生活的一面，而忽略了佛教根本精神的積極入世——大乘佛教的本質。宋儒中，朱熹的排佛論尤其激烈，但據傳說，朱熹的晚年篤信佛教，而對早年所著的反佛論，頗感不安！故現存『居士分燈錄』卷下③，及『名公法喜志』卷第四④等，都說朱熹是道謙禪師的法嗣。

旭大師對宋儒陸象山，雖屢表引述其言，但其實際却不然，在『儒釋宗傳竊議』（『宗論』五十三—一五六）：

「南宋陸象山，先立乎其大者，乃得孟氏心法者乎？然不信

太極無極，展轉撥之！紫陽又展轉救之！吾觀撥者、救者，皆非實知周子也。」

還有反感的一面。因旭大師是贊成周敦頤『太極圖說』的「太極本無相」，許爲「真得孔顏心法者也。」<sup>(5)</sup>但陸象山却不信周敦頤的太極無極宇宙本體論，且對周子的「無極說」，指責爲屬道教的老莊思想，而非儒家思想<sup>(6)</sup>。是以旭大師評陸象山的思想，唯體會孟子「心法」，尚未證悟到孔子與顏回的「心法」<sup>(7)</sup>。

另一面，旭大師對於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頗有好感，且以朱熹與陸象山並評爲「知行分張，朱陸競異」<sup>(8)</sup>。因爲旭大師所想像的儒家正統思想，即以「孔顏心法」爲主體，故評宋儒中，唯周敦頤承受對正統道脈而已！

陽明學的中心思想，是「致良知」及「知行合一」說，所謂「致良知」，即由「格物致知」的理論而來，但朱熹的想法是：分爲外物與內心的「物心二元論」，對於我心與天地萬物的境域，未能一體同貫！然而陽明學，却承受了佛教真如心，或如來藏心的思想，以內心與外物爲良知之「知」，將「知」分爲染污與清淨的兩面。染污爲「人欲」，清淨爲「天理」，即人欲、天理，都與「知」貫串而存在！如小人即天理被人欲所蒙蔽，無法顯現「良知心」；但君子與聖人，就能抑制人欲，且能除去，故天頂首楞嚴經的如來藏爲中心的旭大師，首肯了陽明的心學，乃是不足爲怪的！然對被視爲儒教聖人的孔子與顏回，旭大師也表示敬意，故讚許陽明爲孔子、顏回聖脈的繼承人，但對於佛教義理與陽明學說，始終未被混同之點，誠是值得留意<sup>(9)</sup>。

漢唐以降，尤其宋儒的程朱以後的儒家學者，大都是反佛論者。但，王陽明却無反佛色彩，這也許是旭大師文獻中數數讚許陽明的原因。即：

① 「陳子法名真朗法號自昭說」（《宗論》四一二一〇）：

信論」如來藏思想，所云「生滅與不生滅」和合成爲如來藏的觀點，吻合而一致！故陽明學的良知心，即屬「起信論」不生不滅的真常真如心。如《明儒學案》「姚江學案」，介紹陽明思想說：

「先生以聖人之學，心學也，心卽理也。故不得不言，致吾

爲知，則輕浮而不實，故必以力行爲工夫。夫良知感應神速

，無有等待，本心之明，卽知不欺。本心之明，卽行也。不

得不言，知行合一，此其立言之大旨，不出於是。」

陽明思想的「心學」即「理學」，理卽天生的良知之知，所謂良知之知，與普通知識之知，乃有天淵之別，此良知心，雖人人心中本具，但不力行實踐，那就無法顯現，結合實踐力行始謂之「知行合一」。如此觀念，以佛教的真如心爲陽明的「理」——「良知心」；佛教的修道止觀及六度萬行，爲陽明的「力行」，或「致知」的工夫。又如來藏，含一切法，同時遍於一切法，更將一切法攝收於如來藏，如由一切法見如來藏，即不變隨緣；由如來藏見一切法，即隨緣不變。因之陽明就對於一切法，說謂「事事物物」，將如來藏的真常清淨心釋爲「吾心良知之天理」而已！

以上所述，陽明乃認定第六意識的「知」，由依禪觀與善行實踐，到達良知心的天理爲「力行」，更將「力行」現象，認爲是天理的不變隨緣，能達成天理良知，即爲隨緣不變，是「知行合一」的陽明學思想。這還可以說是從佛教如來藏的「不變隨緣」與「隨緣不變」的演繹而已！

蓋旭大師與陽明思想，頗相似，是以將「起信論」「大佛頂首楞嚴經」的如來藏爲中心的旭大師，首肯了陽明的心學，乃是不足爲怪的！然對被視爲儒教聖人的孔子與顏回，旭大師也表示敬意，故讚許陽明爲孔子、顏回聖脈的繼承人，但對於佛教義理與陽明學說，始終未被混同之點，誠是值得留意<sup>(9)</sup>。

漢唐以降，尤其宋儒的程朱以後的儒家學者，大都是反佛論者。但，王陽明却無反佛色彩，這也許是旭大師文獻中數數讚許陽明的原因。即：

② 「示李副築法語」（《宗論》二十四一四）

王陽明，奮二千年後，居夷三載，頓悟良知，一洗漢宋諸儒陋習，直接孔顏心學之傳。」

③ 「儒釋宗傳竊議」（《宗論》五十一六）

王陽明，龍場大悟，提致良知三字，爲作聖真訣，雖曰

顏子復生，不亦可乎。」

⑧ 參照「示范得先」法語，『宗論』二，五卷一頁。  
⑨ 參照「示李剖藩」法語，『宗論』二，四卷十四頁。

旭大師認爲陽明的「致良知」，就是陽明心學之自內證的體

悟，且是孔子與顏回於二千年前所示的心法。實際上，陽明的思想基礎是立脚於孔顏而來，但其「致良知」說的新發現，却不能說不是受佛教的影響，但關於這點，旭大師尚未有明言！

然陽明對佛教也絕不是沒有批評<sup>⑩</sup>，唯不像朱熹的露骨指責而已！關於這點，荒木見悟氏的「禪僧玉芝法聚與陽明學派」論

文中，具有述及<sup>⑪</sup>。旭大師雖知陽明的闡佛，却反爲之辯護，在「閱陽明全集畢偶書二則」中說（『宗論』四一三一一八）：

「或病陽明，有時闡佛，疑其未忘門庭。蓋未論其世，未設身處其地耳。嗚呼！繼陽明起諸大儒，無不醉心佛乘，夫非鍊酥爲酒之功也哉。」

由此可知，陽明對佛教的批評是事實，但旭大師却主張原諒他，迄於陽明之世，儒家承二千年來獨尊餘勢，對佛教猶不能不取排斥態度。

蓋陽明門下的學者，承受佛教影響是事實，若陽明本身，是積極的排佛論者，其門人就無可能承受佛教思想了！其實，當時大名鼎鼎的禪僧玉芝法聚（一四九二——一五六二）就是陽明的門生，明末的名居士李卓吾（一五二七——一六〇二）和焦弱侯（一五四〇——一六二〇）也是陽明的再傳弟子。

註：

① 參照：荒木見悟著『明代思想研究』（一九七二年創文社，初版發行）之三五四——三七一頁「智旭思想與陽明學」。

② 『宗論』四，二卷九頁。

③ 參照明代朱時恩輯『居士分燈錄』，弘續一四七卷。

④ 參照明代夏樹芳輯『名公法喜志』，弘續一五〇卷。

⑤ 「儒釋宗傳竊議」，『宗論』五，三卷十五頁。

⑥ 參照『陸象山全集——與朱元晦書』。

⑦ 旭大師認爲佛教的聖人，唯孔子與顏回二人而已。

（上接第20頁 慶祝佛誕最佳的獻禮）

「煩惱無邊誓願斷」 世人總說願斷煩惱，而煩惱却不絕如縷，甚至洶湧而來！殊不知煩惱之來，皆由自招！凡有貪愛，即有煩惱！貪愛不斷，煩惱不盡！學佛之人，應知貪愛乃煩惱之根源！世人口說要斷煩惱，而心中不離貪愛，是故無窮煩惱，不招自來！雜阿含經有云：「貪愛息無餘，無明沒永滅，愛盡衆苦息，無上佛所說。」此處所說之無明，即是煩惱之異名，與貪愛形影相隨，永不分離。所以欲斷煩惱，先息貪愛！息滅貪愛，不但斷煩惱根，而且衆苦隨息，清淨自在！不信？可以試試，且看明年今日，問君還有幾許煩惱？

「**佛道無上誓願成**」 這是學佛者共同的願心！有誰不願成佛？可不是道句：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」便可作佛！佛法不尙空言，當重心行！我們既作了四誓，就得依誓發心，躬行實踐，依教修行，精勤求道！功行圓滿，佛道自成！古德有云：自修、自行、自成佛道！修是修無量法門，行是行度生事業，斷是斷盡一切煩惱，即是自在解脫，自成佛道！願是希望，實現希望，端看你能否修？能否行？能否斷盡煩惱？只要真修實參，精勤向道，一旦水到渠成，法王寶庫，任爾予取予求，悉滿所願！

四弘誓是皈依三寶發心起修的開始，也是佛教徒終身修行的指標，可是有些老居士，有時還說不上來，可見平時很少在意，其實每個佛教徒，都應該念茲在茲，時加溫習，依照自己所作誓言，查查自己修學的進度；看看自己實行了那些誓言；計劃計劃今後如何進修？佛子若能如是，依教修學，依誓實行，便是仰報佛恩的最佳獻禮！

⑩ 參照常盤大定氏『中國的佛教與儒教、道教』四六六——四七〇頁。

⑪ 『明代思想研究』八一頁。（待續）